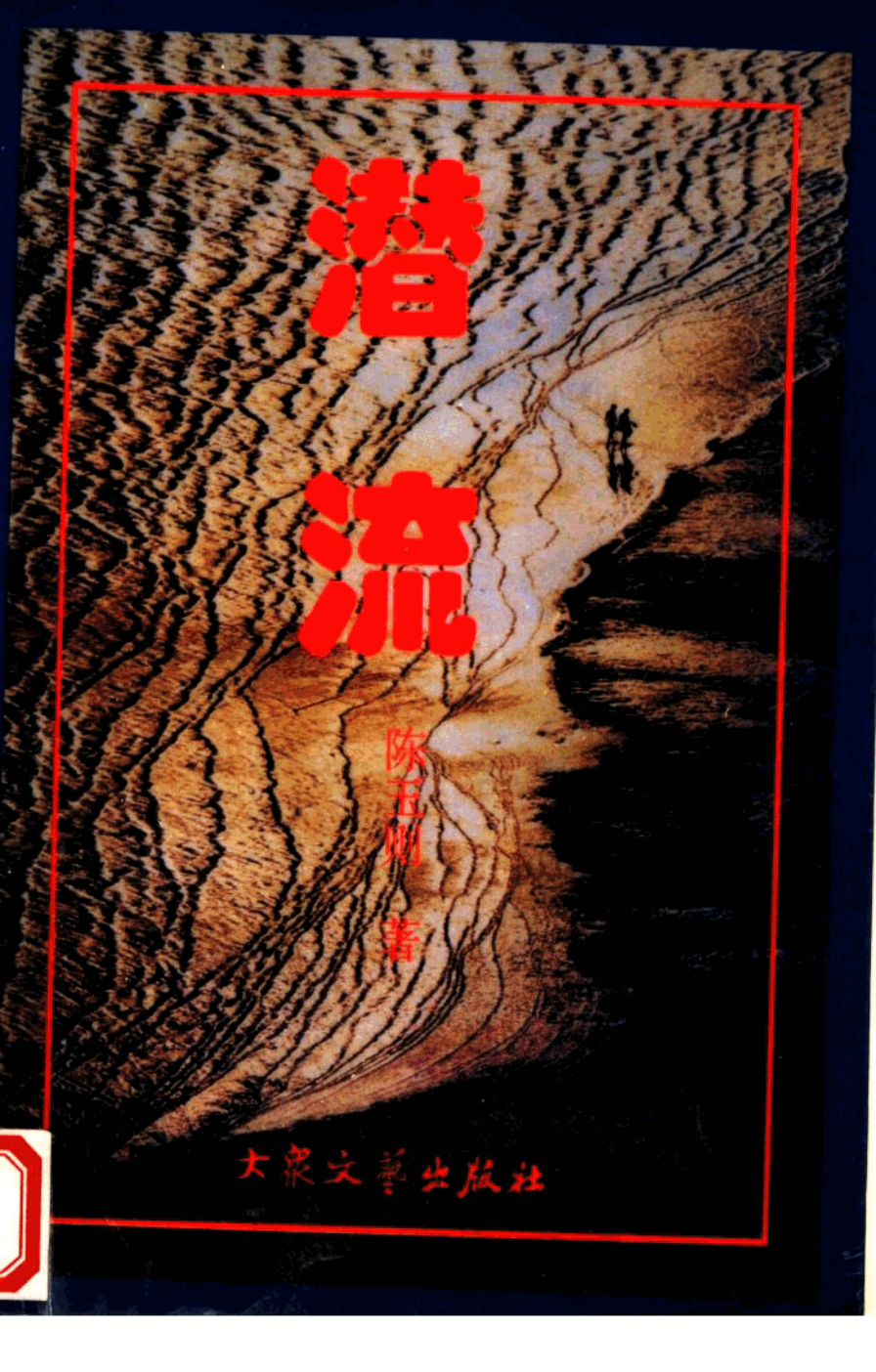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. It depicts a river or a path that winds through a landscape. The brushwork is expressive, with varying line thicknesses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. In the upper right portion of the painting, two small figures are visible, seemingly in a boat or walking along the path.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earthy tones of brown, tan, and black, with the red text providing a sharp contrast.

黄河

流

陈玉刚
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《潜流》，交织着事业与情结的阵痛，生命的困惑与冲撞的酸楚，矛盾交错，包容了生活中丰富的人类情感形态和心灵秘史，是一部抒写人类心灵和情感历程折射的长篇小说。

凌燕秋，年轻漂亮，煤干院毕业后分配到矿区工作。她一心想搞点事业，但由于受到“闹种”的诬陷，致使从部队复员到生产厂家的丈夫铁而旋产生误会。严本道，风度翩翩，才华横溢，多年来辛辛苦苦、兢兢业业工作，靠一手好文章熬到宣传部长的位置。他的妻子柳姐贤慧少文，把严本道当成自己的心尖肉。凌燕秋因为“闹种”诬陷、“肉敦”搞了“广场风波”，无法在矿区办待下去，就调到了宣传部。她与严本道一见钟情。此后，铁而旋不断接到诬陷凌燕秋的匿名信，他在心灰意冷之后和招待所女服务员赵云绢好上了。严本道和凌燕秋互称为“知音”，他们情依依、心切切，提出了《机关整顿精减》的方案，却引来了“八级地震”。但他们在私生活上未超越框框的限制。铁而旋因生活不检而受到双开除，但是凌燕秋和严本道并没有失去生的希望和对事业的进取。他们在对现实作了深刻的思考后，大胆地相携坐车，凌赴法院陈述，严到“市场营销班”学习深造，他们决心走自己的路。

目 录

引 子	(1)
一、“这女的好线条!”	(2)
二、月夜枕边泪	(28)
三、山嘴路弯弯	(53)
四、甘苦女人心	(79)
五、无为而为	(106)
六、风起萧墙	(131)
七、道是家菜香	(155)
八、女人伴诗情	(180)
九、烛前影与月下俦	(208)
十、似曾相见未相识	(232)
十一、谁怜我为黄花瘦	(260)
十二、圆柔的梦	(288)
十三、雨打玻璃沙沙沙	(312)
十四、星月淡淡	(346)
尾 声	(389)

引 子

太行山的东南隅，重峦叠嶂，逶迤嵯峨，厝在山西、河北、河南三省的交汇处。在太行山的西南脚下，是一块方圆八百里的膏腴的平川，叫做上党盆地。漳河水从盆地蜿蜒流过，然后穿山过峡，流出太行山，伸向外面的世界。

人们说，大自然也有灵性，太行山是男人，上党盆地是女人，那漳河水便是他们相亲相爱，抑制不住的胸腔深处的感情潮水。

不是吗？从太行山的高处鸟瞰上党大地，漳河水或浓墨重彩，或淡妆素抹，潇洒飘逸，真如年轻秀女的颈项上系着的围巾。

男人和女人在一起，有淡淡的平静，也有波澜起伏的冲动。太行山和上党盆地厮守在一起，地老天黄，但是他们的感情却永远年轻。亲昵起来，脉脉深情，浅吟低唱，流花朵朵，涟漪层层；闹起气来，轰雷闪电，惊涛裂岸，抛沙卷石，恨不得把整座大山端走。

千百年来，人们怕水，可又离不得水，总是企求大山和大地平安相处。

在万山丛中的一处，山头冷艳明快，山腰万绿滴翠，山脚杂花生树，有一座峪王庙；在百草百木凝成秀川翠黛，百般妩媚妖艳，百般幽逸古淡的盆地腹心，有一座娘娘庙。每年的四月初六和初九，峪王庙和娘娘庙都要举办规模盛大的庙会。每逢这时，三省交界处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要赶几十、几百里，甚至上千里去峪王庙和娘娘庙，表达一番虔诚，带回幽幽情思和美好的希冀。那真是，山上漫山遍野，川里铺天盖地。有时，有些人家因事未能去成，那心底里准会在一个时期里觉得闷个忧忧，歉疚得很。

这世间人们的事！

一、“这女的好线条!”

太行山的余脉，在上党盆地的西部边沿托起一座小山，叫黑脑山。黑脑山高不过五六百米，实际上是小山包。在黑脑山的山脚下，便是柳庄矿务局。

清晨，太阳从东边太行山的最高峰——天字岭，露出脸后总是首先照到黑脑山顶，然后照到五十米高的广播电视发射塔，再照到十层办公大楼，而后商业大厦，居民住宅区、街道、花园。

以十层机关大楼为中心，水泥路像格子似的，把办公楼、居民住宅区、商业区、生产区、文化区分开。

刚下过一场杏花雨，空气极清新洁净，清新洁净的好像用清水洗过。天空是那样的瓦蓝，白云是那样的洁白无瑕，好像蓝天和白云也是用清水洗过似的。不然，天怎么会这样蓝，云怎么会这样白？

太阳也好像和往常不一样，金黄色的光线是那样浓，那样鲜。这浓浓的光线，鲜亮亮，金灿灿，也像用清水洗过似的；又像一位温柔娴静的大姑娘，温存备至，柔情绵绵。

各条水泥路上上班的人们，步行的，骑自行车的，一反往日那熙熙攘攘、匆匆忙忙的情态，变得悠闲自得，优哉游哉起来。他们，她们，脚步或车轮子虽然不停，眼睛却不时四处张望，看天、看云、看太阳，看杨树、柳树、槐树及各种叫不上名堂来的风景树，看那锦缎般的绿草地……人人都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。房前屋后的草坪上，草长蝶飞，道路上汽车过处微尘不扬。人们似乎都沉浸在朦胧的醉意微熏的状态里。

此时，在由家属新六区通往十层办公大楼的路上，行人的目光都像聚光灯似地向一个目标投去：一个扎眼的女人。

女人看上去，三十来岁，她身材高挑，曲线分明。身着猩红色旗袍，把身段衬托得恰如翠柳扶风；面颊并不白，但也不黑，看上去水灵、鲜亮、生动，脑后梳个椭圆型的结，恰似花丛中那高洁的马蹄莲、不俗的鸡冠花。气质上更是典雅、庄重、大方。总之，她的体态、装饰都恰到好处，好到少一分则显俗，多一分则显艳。

有些人暗自在心里嘀咕：

“这女人好线条！”

“啧啧，她娘也不知怎生的她？”

有些熊货说起了浪话：

“给她那个……哩格郎，死了也心甘。”

一个穿着红色流行夹克衫的愣小伙，一边走，一边哼起了矿区的流行小调：

“山圪凹凹里，山圪顶顶上，

满山圪堆堆炭火旺。

哥哥井下想妹妹，

妹妹井上等情郎……”

“乒嚓……”坏了，自行车撞着了一位挎着半篮子鸡蛋的中年妇女。

“哎哟！”

中年妇女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撞吓得惊呼，小伙子也吓了一跳。还好，小伙子手脚麻利，来了个急刹车，篮子里的鸡蛋安然无恙。

中年妇女从惊骇中清醒过来，怒气冲冲地看着那个撞了她的青年人。

青年人一只手抚摩着光溜青头皮，眸子里闪着狡黠和鄙夷不屑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没长眼呀!”中年妇女愠怒地冲着青年的光头呛道。

“卖什么俏呀?你已经是徐娘半老了,看你一眼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自不量力,人家前边喔晃晃割了鼻子也比你强。”光头青年骂着,跨上自行车如出弦之箭穿过人流,向那个“好线条的”赶去。

“好线条女人”已经走到十层办公大楼前,她并没有在意人们的各种目光:欣赏的、赞许的、艳羡的、诡谲的、酸溜溜的、贼溜溜的、嫉妒的、叵测的。也没有过分在意一些人的疯话、浪话和自行车撞女人之事。她的心情一直是平静的,仿佛不是行走在人流里,而是一个人行走在静谧的田野上,光彩的艳阳照着她那俏丽的鸭蛋形卷发和惹人喜爱的酒窝,两颊白里透红,秀眉下的双目闪现出聪敏、光彩照人的神韵。

“凌燕秋,凌燕秋!”在十层办公大楼的广场前,几个女工冲着“好线条女人”喊。

凌燕秋看到向她打招呼的熟人后,兴奋地和女人们亲昵起来。

“凌燕秋,你毕业了?”

“毕业了,二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。”

“我们觉得你才离开没几天。”一个长高条的女人说。

“瞧你说的,对我来说,简直是度日如年。你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呀!”凌燕秋的笑容里带着凄苦,但眸子里却闪着欣慰和胜利的光。

“是呵,带个孩子上学多不容易呵!”一个胸脯扁平、肩胛骨瘦嶙峋的女人说,“不过,现在总算熬出来了,不用和我们一样在印刷厂顶大班了。”

听了这话,凌燕秋一下子敛起了笑容,仿佛一下子又置身到那轰鸣的机器旁。那是怎样的三年呵,工作是艰苦的,又要带孩子生活,又要温习功课上学,回想起来和打仗一样。不过,总算

挺过来了。

“燕秋，听说你分到矿区办公室了？”长高条的女人搂着凌燕秋的细腰说，“还回来和我们一起上班多好啊！”

这话一下子勾起了凌燕秋的思绪。

印刷厂车间的工作是艰苦的，可是印刷厂几十个姐妹们是热情的。一想到和她们相处的日子，浑身就热烘烘的，一股热流流遍了全身。还有，那个厂长华大伟。华大伟，这是凌燕秋心目中的神圣且久久不能忘情的名字。可是……她一想到那次那件事情，她的目光立时就黯淡下来。“大伟，我对不起你，你能理解我、原谅我吗？”这是她二年煤干院生活中，一直在心灵深处呐喊的几句话。那件事一直困扰了她二年，嚼咬着她的心，使她痛苦难耐。

“真还别说，我真还是很想念咱们印刷厂那些人。”凌燕秋真诚地笑笑说，笑意像石块投进池子里的水波，从酒窝溢满了脸庞。“听说咱们厂来了激光照排机？那可真好，老铅字印刷机甩掉了。真想和姐妹们一块甩开膀子大干一场！”

“你有更重要的岗位，好好去干吧，别尽感情用事。”长高条女人拍着凌燕秋的肩膀说。

“如果你还去印刷厂和我们一起干，那国家不是白花钱培养你了吗？”瘦肩胛女人用自己那瘦骨嶙峋的胸口依偎着凌燕秋的浑圆的胳膊说。

两位昔日的女工友说着这些话的时候，凌燕秋看到她们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真诚，没有丝毫的虚伪、诡秘和狡黠。进而，凌燕秋又感到她们的话是那样的温暖、友谊、理解和坦诚。她的眼睫毛湿润了，透过长长的眼睫毛望去，她觉得面前的长高条工友和瘦肩胛工友模糊了，那高耸的十层办公大楼也模糊了。“人间难得真诚在，人和人相处，贵在理解。”凌燕秋暗自在心里说。两颗晶莹的泪珠在她的眼圈里滚动，她一扭脸把泪珠甩在了自己的背后，并说好过两天去看望她们。为了不耽搁她们按时上班，只好和她

们“拜拜”了。

凌燕秋迈着重缓的步子，尽量平息着自己的起伏的心情。

可是，上办公楼台阶的时候，凌燕秋还是为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，那些自己想念工友的话后悔起来。她们会不会怀疑自己是在想念华大伟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她们的表情是真挚的，她们的话语是亲切的。

……不，不，要是……要是过后她们再往深里想呢？人言可畏呀！一想到自己将要走上的工作岗位，凌燕秋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凌燕秋是昨天报到的。本来，她是想到报社，或者广播电台的。因为，过去她酷爱写作，矿报上登过她的不少小通讯和小小说、小品之类。这两年上学，她在学好功课之余，又专攻写作，她感到自己在写作上有不少长进。不过，她也不愿意到文委搞那个文艺编辑。她想过，搞文学，感情需要大起大落，自己的性格比较拘谨，只能搞严谨的刻板的新闻工作。可是组织部长和人事处长就是不同意，还给她讲了一大堆大道理，什么“现在很需要加强管理”呀，“你专攻了两年管理，管人的事最难”呀，讲得她头晕脑胀，最后，她只好说：“得了，叫我去哪里就去哪里吧！”

两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荒滩，现在竟起了十层高楼，在它的西边盖起了迎接国内外宾客的高级的和普通的宾馆，在它的东边是体育馆和科技实验楼，这一切都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似的。快节奏，一切都是快节奏！仅仅才两年，就令凌燕秋刮目相看了。

一楼大厅里的地板全是大理石面，凌燕秋打了个趔趄，要不是她舞蹈技术好，非摔倒不可。啊，上边顶板的枝形吊灯也那么豪华，那么气派。地板上照出了凌燕秋的娉娉婷婷的身影，她小心地走到电梯前。

“啊，真漂亮！”

“啧啧……”

走进大厅里要上楼的人们窃窃私语着。

电梯的门没有开，凌燕秋低眉顺眼的站在门外等着。起初，她还以为人们是在夸奖大厅哩，及至她抬起头环顾左右时，才发现有十几双眼睛：黄的、黑的、灰的、大的、小的，各种各样的眼睛在盯着她。凌燕秋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发胀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来的滋味。她只想吐。刚才在马路上人们向她投来的各色眼神，她是注意到了的，那些骚话浪话，以及自行车戳到女人身上的事，她也听到了，看到了。不过，她没有怎么在意，在她心里并没有引起什么自豪，或者难堪。

“馋死眼睛饿死×，好的人家不愿意，耍的咱又看不起。”又有俩人在悄悄说浪话了。

那话当然是有所指的，凌燕秋听得出。

“真讨厌！”凌燕秋心里说。

凌燕秋一扭身，步行往楼上走去，把一个个伸长着鸡脖子看着她窈窕颀长身影的人甩在了电梯前。一股无名火烧在凌燕秋的胸中，她只觉得脸上发烫。

爱美是人的天性，谁不愿意自己的美受到人们的青睐。想到这一层，心里不禁又有些得意。猩红色旗袍的熠熠光亮刺入她的眼帘，凌燕秋一下子醒悟过来：今天自己格外引人注目的重要一点是自己穿了这件旗袍。自己天生丽质，再穿了这件旗袍，更显出自己的线条美了。这件旗袍还是两年前凌燕秋将要上学时，华大伟出差给她买回来的。那时，在这偏僻的柳庄矿务局，穿旗袍，简直是冷饭团发芽——奇闻异事。不像现在这样，老头老太太穿大红大绿甚至花衣服，也没人吡吡牙。凌燕秋感激华大伟的友情，可是她一次也没穿，一直压在箱底，上学也没带着。煤干院是严肃的学府，当学生的哪能花里胡哨？今早上是她第一次穿，她今天原本是想穿着抽时间去看看华大伟的。当把旗袍从箱子底拿出来的时候，凌燕秋犹豫了一下：是不是到去的时候再穿？不能，一天换两回衣服，别人是会说长道短的。初来乍到，第一印象非常

重要。过去虽然在印刷厂上班，可那时是个工人，没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是个核桃俩枣的。自己多年的辛苦为什么，不就是为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吗？凌燕秋到底还是把旗袍穿上。本来她就感到愧疚，觉得对不起华大伟，那件事情也像压在箱子底的那件衣服一样，在她的心头压了二年。凌燕秋想，穿上这件旗袍一定会抚慰华大伟的心灵创伤，把双方尴尬的裂缝焊接好。没曾想第一天上班，还没从家走到办公室，就因这件旗袍弄得沸沸扬扬。

矿区办公室在第八层，凌燕秋爬着长长的楼梯，回想着长长的心事……

凌燕秋今年三十二岁了，在屁股后边跟着一群人，是习以为常的。

早在中学时代，就总有一群男孩子，像红头苍蝇绿头苍蝇似的，围着她的屁股转。凌燕秋距家有三十里之遥，只好和其他距家比较远的同学，一起住校就餐。常常的，凌燕秋去吃饭，早有男孩子抢着给她拿上碗；队伍有时拥挤，总有男孩子端上碗，为她两肋插刀，从人群的头顶上端过来；吃完饭，总有男孩子抢着去替她洗碗。那时候，学校劳动多。每逢劳动，男孩子们总愿意和她分到一个组；分到一个组里，凌燕秋的劳动工具总是被男同学抢走，常常的，她手不沾工具活儿就干完了；而且，只要和她在一个组里，那些男孩子干起活来，就像疯了似的，一个比一个有力气。

凌燕秋是班里的文娱委员，有次学校举行国庆文娱晚会，凌燕秋唱了《北京有个金太阳》，台下便掌声雷动，和着掌声，要她再来一个。凌燕秋只好又唱了一首《红梅赞》，可是掌声和再来一个的喊叫声仍然经久不息。凌燕秋觉得其他那几位女同学唱得也不错，而台下的人既不鼓掌，也不要求再来一个，就心里翻腾得很不是个滋味。干吗要抬高一个冷落一群呢！她不是光彩着脸，而是黑漆着脸，不顾人们扯着嗓子的喊叫走下台来。这次晚会后，一

些俏皮学生便叫开了凌燕秋“公主”“皇后”。她傻傻地笑，甚至答应着，心里着实不知道这“公主”和“皇后”是哪一更鼓儿蹦。

后来的一天，凌燕秋到图书馆，那里有一位比她大几岁的女管理员。因为她常到图书馆的缘故，俩人关系胜似亲姐妹。凌燕秋把她心中的疑团掏出来，问“公主”和“皇后”是什么意思。女图书管理员瓜子脸上漾满了笑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说，那是爱上了你的意思。凌燕秋问：“姐姐，你也常被那么多人爱吗？”女图书管理员莞尔一笑，抿紧嘴唇，嘴角显出两道美丽的纹路，莫测高深。默然了一会儿，凌燕秋忽闪着黑黑的长眼睫毛，滴溜溜转着一对墨宝石般的眼珠问：“爱又是什么意思？”女图书管理员哧地笑出声来说：“爱就是男的和女的结为夫妻。”凌燕秋若有所悟地说：“结为夫妻？”女图书管理员朗笑着毫不掩饰地说：“对，结为夫妻，还不明白？就是一个男的和一個女的脱光身子，钻在被窝里，搂在一起。”凌燕秋听了一下子脸羞红得像刚从染房里拿出来的染布。

从此，凌燕秋横眉冷对一切男孩。谁和她接近她就扭脸歪屁股，嘴撅得能拴住一头小叫驴，再不然就是嘟嘟囔囔骂些什么。开始，遭到冷遇的男同学，像旱地里的蛤蟆，干鼓肚。及至时间稍稍一长，他们发现，差不多所有的男同学都遭到同样的待遇。继而，男同学都对她的恶作剧了：她的饭盒放在教室后边的碗架上，有人就偷上给她尿得满满的，然后再送回碗架放好盖住；她去厕所，有男同学就早早地预备好一块石头，抱在怀里，埋伏在厕所后边，等凌燕秋刚刚脱下裤子蹲下，石头就落到茅厕里。凌燕秋知道这些恶作剧，都是那些男同学对她的报复。可是她一声不吭，向谁也不说，自己也不喊叫，不咒骂，不向老师去报告，不在暗地里流泪。饭盒里撒了尿，她倒后洗净再用；茅坑里有人轰石头，她兜起裤子憋一会儿歇机会再去。

一天上午，第三节是地理课。凌燕秋个子高，坐在教室中间

的第六排，她的左右和后边都是男同学。地理老师是位五十多岁的光头老师，同学们最愿意听他讲课。他能把地理课本背得滚瓜烂熟，讲课从来不掀课文；他讲到哪个地方，就能随手把那个地方的地图画出来，画得还相当逼真；他讲课还能随时插几句笑话，来活跃课堂气氛。比方说，讲到人口稠密地区时，他说，我们不能不讲计划生育，生孩子像结个豆荚似的，多几个少几个不在乎；讲到西方国家的一些人一味讲究个人享受，生育下降时，也讲得同学们轰堂大笑。光头地理老师每次上课的程式是：进门——同学们起立——还礼——坐下——讲课——退堂。这天上上课的程进行到“坐下”时，只听凌燕秋“哎哟”地尖叫一声，马上又站起来。真像旧说书人讲的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坐在凌燕秋背后的那位叫“刺猬”的男同学，马上从凌燕秋的屁股下边抽走一块木板，那木板朝上钉着一枚足有二寸长的铁钉。“刺猬”手疾眼快，从自己的桌子底下抽回来塞进自己的抽屉里。当全教室的同学和光头地理老师都把目光对着凌燕秋的时候，“刺猬”却装作若无其事，一本正经地翻着地理书。这当儿只有一个人看见“刺猬”往回抽板子，那就是和“刺猬”并排坐着的叫铁而旋的男同学，他是班里的团支书兼少先队大队长。铁而旋气愤得狠狠瞪了“刺猬”两眼，他觉得“刺猬”做得有些过分了。他攥紧两只拳头，跃跃欲试想站起来揍“刺猬”。可是看见凌燕秋摸着屁股，没哭就坐下了，他也就忍住火了。光头地理老师也不知底里，于是，翻了翻眼，继续讲课。

铁钉子不是刺在凌燕秋的圆滚滚的屁股蛋上，而是刺在两大腿中间，因为凌燕秋坐得靠后了。真是俗话说说的，蝎子螫了×了，不能提了。凌燕秋忍住疼痛，坚持到下课，忍着疼痛走回宿舍。谁知，凌燕秋的教室座位下和她往宿舍走回的路上，都洒下了斑斑点点的血。不知是哪个×娃子促狭鬼男学生首先喊了一声：“凌燕秋来月经了……”这一喊，像风一样刮遍了全校。

铁而旋去看凌燕秋。这是一个直鼻方口国字脸的小伙子。他性格内向，从来不像其他一些男的那样，促鬼头弄棒槌。他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，在凌燕秋面前显示自己，争相卖好；也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，在失宠的时候搞那些恶作剧。铁而旋不知道“来月经了”是什么意思。他和凌燕秋都上高二了，都才十八岁。那一次铁而旋早晨和同学们在操场跑步，大概是上火了。忽然他的鼻子流开了血，就有高班的同学说他“来月经了”。铁而旋在往凌燕秋宿舍的路上想，难道凌燕秋的鼻子也破了吗？可是我明明看到是铁钉子刺了她的屁股呀！难道屁股流血也叫“来月经”吗？铁而旋在凌燕秋宿舍的门口站住，他听见凌燕秋在宿舍呜呜地哭。铁而旋笃笃地敲着门，哭声停止了，但是门没有开。“我是铁而旋！燕秋，我是而旋，我来看你了，开开门。”铁而旋？凌燕秋的脑海里忽地闪现出一个活生生的铁而旋来：直鼻、方口、国字脸；性格内向率直，他不像其他同学似的向她争宠卖好，也从没发现他对自己牵狗玩猴弄猢猻。“他不是歪嘴和尚，不是烂土豆，不是发了霉的葡萄——一肚子坏水那种人。”凌燕秋忍着疼从床上下来，开了门。“燕秋……你……”铁而旋看着趑趄着身子坐在床边的凌燕秋，鼻子并没有流血，把本来到了嘴边的“你来月经了吗”的话又咽了回去。铁而旋扎撒着手站在那里，不知向凌燕秋说什么好。半天，铁而旋蹦出一句话：“你，燕秋……疼吗？”凌燕秋没有告诉铁而旋疼，更不能给他说明哪里疼。刚才她回到宿舍脱下裤子看了看，小肚子下那里全是红殷殷的血，裤裆和大腿都流红了。凌燕秋伤心地掉眼泪，她心里害了怕。她已经来过月经了，第一次来时吓得她嗷嗷地大声哭着直喊妈。可现在凌燕秋知道，这不是月经，这是叫人扎的。铁而旋像老公公知道儿媳妇坐月子——情况不妙，又干着急帮不上忙。后来，铁而旋忽然想到，凌燕秋和女图书管理员很要好，就说：“我去给你找女图书管理员。”不等凌燕秋回答，铁而旋就开门像飞一样跑去。

女图书管理员来了，铁而旋只告诉她凌燕秋病了。铁而旋没和女图书管理员一块进凌燕秋的宿舍，一个人悄悄地躲在外边窗户下。女图书管理员一看凌燕秋哭成个泪人，鞋面和袜子上有斑斑点点的血，就叫她脱下裤子来看看。“呀，咋弄的？咋弄成这样？”女图书管理员看着血肉模糊的一片，惊骇地说：“难道你也……”下半句话她咽回去了。女图书管理员触景生情，想起了曾经历过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：“文革”时，学校分成了两派，并且分别和社会上的派别结合起来，搞“文攻武卫”。女图书管理员那时候正上高中，十八九岁，豆蔻年华，妙龄芳岁。她的嗓子又亮又脆，每天坐在大卡车上，对着高音喇叭，哇喇哇喇广播，向对方发起殊死进攻。听说，战争期间，两军对垒时是先打号兵的，打掉了号兵，指挥员就无法司令。于是，双方就向对方广播员进攻。结果有一天在一场激烈的对垒中，现在的女图书管理员，那时的妙龄高中生被对方的红缨枪刺中，而且正刺在两大腿间的要害处，正像眼下看到的凌燕秋的地方那样。不过，比现在凌燕秋的要厉害，凌燕秋的只是一个洞，而她的是一个伤口，后来住进医院还缝了五针哩！

女图书管理员把凌燕秋送进了医院。“给你爸你妈打个电话，或写个信吧？”女图书管理员说，“你是他们的心尖尖哩！”一听这话，凌燕秋就把瓜子脸拉得长长地说：“不能告诉，千万不能告诉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破碎的心再受刺激了。”“那就出了院再告诉他们吧！”女图书管理员用手理理泼撒在脸上的一绺乌黑的头发，理解地说。她知道，凌燕秋的爸爸是“文革”初期，因事从东北某军团首长的位置上，下放到这太行山区屯果县来劳动改造的。女图书管理员给凌燕秋的班主任老师说了。

班主任老师是个三十来岁的男老师，来到医院，没有多问，只委托女图书管理员费心照料。并安排了几个女同学下课后多来照料凌燕秋，可那几个女同学口里答应，实际上在背后撇嘴片：“叫

她天天再臭美，成了校花了，校花也顶不住一枪呀？”男同学更是在一起幸灾乐祸，当成笑料。有的把臀部画在厕所的墙上，写上凌燕秋的名字；还有几次，用粉笔大大地画在黑板上；老师一进教室哄堂大笑。尽管一个个老师怒不可遏，可就是追问不出是哪些同学的恶作剧。那时，社会上正流行“皎皎者易污，峣峣者易折”的话，老师们只能啼笑皆非、感慨系之。

这中间，只有铁而旋来。他每天给凌燕秋打饭送饭。“铁而旋，这三两米怎么能打满满一碗？”凌燕秋忽闪着长长的眼睫毛，眉宇间打着结问。她知道，过去买三两，大师傅只给平平的一碗，准是铁而旋舍不得吃给自己省下的。“这几天大师傅不知怎得毛顺了，打得就多。”铁而旋解释说。凌燕秋不相信铁而旋的话。“这怎么能行？”凌燕秋想。十八岁的男孩子正是长个子的时候，正是吃铁也能消化的时候，他们每顿饭恨不得吃下一头牛的。况且，那年月，学校里哪个人不是饥肠辘辘？所以，每次打来饭，凌燕秋总要再给铁而旋拨剩出一些来，让他吃；而铁而旋，无论如何也不吃，说这是保护重点。

晚霞把西边的老爷山染成玫瑰色，医院病房里也显得一片明亮。凌燕秋翘起着躺在长长的床板上，下半个身子用被子盖着。她滴溜溜地转着黑宝石般的双眼，细细端详着坐在脚地小凳子上的铁而旋：那直鼻、方口，无不显示着力量；浓眉、大眼，无不显示着他胸襟的开阔、气量的豁达；鲜嫩的脸上和直直的脖颈，无不显示出青年人的朝气蓬勃。空气凝寂，凝寂得双方能听到对方的粗重的喘息声。“铁而旋，你不害怕吗？”铁而旋莫名其妙，灰楞起头问凌燕秋：“什么害怕不害怕的。”凌燕秋微微笑着，用葱白般的手指抚摸着圆柔柔的下腮犹豫了一下说：“你天天给我送饭，不怕他们给你使坏？”铁而旋用手挠着自己的硬茬茬的头发思虑着说：“怕？俘虏还要讲优待哩！刺伤了人，还不让送饭？谁要敢阻拦、使坏，我一是讲理，讲理不行就来这个！”铁而旋晃晃自

己一双紧握的拳头。“可你是团支书。”凌燕秋担忧地说。“正因为是团支书才要先讲理呢！可对有一些人，就得讲理加拳头哩！”凌燕秋还是有些担忧地说：“那……那你要跟上我受连累呢！”铁而旋摇着头像拨浪鼓似地说：“你怎说这话，人活一世哪能光顾自己，你没听人说，砍掉脑袋也不过碗大个疤吗？”

铁而旋除了每天从自己的碗里给凌燕秋省点外，还想回家里给她拿些吃的。凌燕秋的父母下放在电果县牛泉公社北泉村，铁而旋的家是这个公社的南泉村，中间只隔着两阵子地。一条直东直西的公路把两个村子分开，而后又曲里拐弯，西去三十里到达县城。家里的人都是屁股朝天脸朝地，一天一个劳动日。每年下来都是倒贴队里钱，平常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月，哪能拿上什么吃的？往常，铁而旋回到家里从不喊饿，他知道父母的艰难，弟弟妹妹的叫唤就够他们头疼的了，自己哪能再给他们添忧愁？这次铁而旋回到家里却第一次向妈妈喊饿，说明天走时要带些吃的。妈妈心疼得啥似的，她知道铁而旋是个硬孩子，能流血也不流泪的。既然孩子提出饿，那确是孩子饿得受不了了。妈妈把给全家换盐吃的十个鸡蛋全给煮了让铁而旋带上，连铁而旋的小弟和小妹也没让看着。还给他蒸了十几个山药蛋也让带上。路过北泉村边，铁而旋看见一伙在玉茭地里劳作的社员，一位满头银霜的老者在地头一边挥锄掘地，一边张望着过往行人。铁而旋知道，那是凌燕秋的父亲。这位老将军能吃得了那份苦吗？铁而旋急匆匆走过，他怕老人认出他。认出了自己可向他说明什么呢？他不能把凌燕秋受伤的事告诉他，可自己又搞不了鬼，一说假话自己就要脸红心跳。

当铁而旋徒步三十里，在月黑星稀之际赶回学校，学校也早过了开饭时间。星期天同学们回家大都没有回来，学校里黑漆漆的。铁而旋赶到学校本来是想给凌燕秋打些饭的，饭没有打上，他只好到了医院。“燕秋，我没赶上给你打饭，你一定饿坏了，这是